

萧山令

一位身兼数职 保卫南京 视死如归的民族英雄
一曲慷慨激昂 撼人心魄 气壮山河的抗日悲歌

刘星亮 |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长篇历史小说

萧山令

刘星亮 | 著

中国文史出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萧山令 / 刘星亮著.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6.10

ISBN 978-7-5034-8343-1

I . ①萧… II . ①刘… III . ①传记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56557 号

责任编辑：徐玉霞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100811

电 话：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发行部）

传 真：010-66192703

印 装：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6 开

印 张：18.5

字 数：325 千字

版 次：2017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2.00 元

文史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录

一 从书香门第走出去的军人.....	001
二 沅江官民盼望萧县长.....	005
三 尚未到任就遇上杀人案.....	010
四 第一把火烧得使人出乎意料.....	014
五 两个不一般的女大学生.....	018
六 初识日本商人山本尾郎.....	022
七 惩恶扬善，大快人心.....	027
八 省府求助唐生智.....	031
九 日商使用美人计.....	036
十 《洞庭渔歌》胜过《后庭花》.....	041
十一 守亭老人巧遇贤明县长.....	045
十二 萧县长偷闲访邹府.....	049
十三 邹绛心中掀起莫名的波澜.....	054
十四 施巧计，阻止日商偷运救命粮.....	057
十五 山本尾郎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	061
十六 山本杏子特意拜访萧县长.....	064
十七 奉命北伐，重着戎装展雄风.....	068

十八	九江一战，萧山令不幸负伤.....	074
十九	遂仰慕之心，萧山令初访郭沫若.....	077
二十	养伤在家，难得过一个团圆快乐年.....	081
二十一	萧山令应召来到南京卫戍司令部.....	085
二十二	两个女学生与萧山令重逢于莫愁湖畔.....	091
二十三	关爱从商的侄子萧述文.....	096
二十四	施恻隐，搭救洞庭渔女柳小芸.....	100
二十五	萧山令与进步教师互吐心声.....	104
二十六	冤家路窄，南京又遇山本尾郎.....	109
二十七	萧述文中了山本尾郎的美人计.....	113
二十八	萧述文竟将叔叔送的手书对联出卖了.....	118
二十九	山本尾郎和萧述文合伙做起了鸦片生意.....	122
三十	胡忠和陈达江协助萧山令破了一起离奇的盗窃案.....	126
三十一	萧山令夫妇喜添爱子.....	131
三十二	九一八，日军悍然进攻沈阳.....	134
三十三	宪兵司令把修建营房的任务交给了萧山令.....	140
三十四	萧述文犯法，求叔叔开脱罪责.....	145
三十五	大义灭亲，萧山令忍痛舍侄.....	149
三十六	得赏识，萧山令晋升少将参谋长	153
三十七	山本杏子父女失踪了.....	158

三十八 邹绛邀约萧山令拜谒中山陵.....	163
三十九 山海关失守，南京爆发抗日游行.....	168
四十 萧山令冒险放走了一个共产党员.....	172
四十一 邹绛组织演出离经叛道的《玩偶之家》.....	176
四十二 《玩偶之家》给邹绛带来了被开除的厄运.....	181
四十三 邹绛没有消沉，却投身于妇救会的工作.....	186
四十四 宪兵学校在萧山令的关心下，训练如火如荼.....	190
四十五 卢沟桥事变，中日双方开始了殊死的对决.....	195
四十六 萧山令第二次拜访郭沫若.....	200
四十七 唐生智就任卫戍司令长官，南京保卫战即将打响.....	205
四十八 萧山令视察阵地，顺道孤儿院看望邹绛.....	211
四十九 山本杏子被逼从军，遭日军司令侮辱.....	215
五十 国民政府迁都，萧山令兼任警察厅长.....	220
五十一 饶师长死守广德，唐长官准备破釜沉舟.....	226
五十二 萧山令又兼南京市长，五个要职系于一身.....	230
五十三 萧山令利用光饼激发官兵的爱国热情.....	235
五十四 视察空军，宋美龄召见萧山令.....	240
五十五 蒋介石把保卫首都的重任交给了唐生智.....	244
五十六 城上鏖战，萧山令巧妙退敌.....	248
五十七 驰援光华门，炸毁敌人制高点.....	254

五十八	敌机撒下《投降劝告书》，我方嗤之以鼻.....	258
五十九	激战前夜，小士兵妓院探寻人生奥秘.....	261
六十	山本杏子突然出现在萧山令面前.....	266
六十一	邹绛终于把多年埋藏心底的情意倾泻出来.....	271
六十二	两个女大学生同赴前线做救护工作.....	275
六十三	萧山令身兼七职，立下遗嘱死守南京.....	279
六十四	萧山令等壮烈殉国铸丰碑.....	285

一 从书香门第走出去的军人

两匹骏马，一路急驰，越过一片广袤的平畴就到了益阳。

二人下马，站立在会龙山上，放眼一望，水光山色尽收眼底。暮秋季节，资江的水仍很丰盈，也更显清澈了。谁也不清楚资江河连着多少支派，汇集了多少细流，最后才纠结成如此一条蓝色的大动脉，这蓝色动脉向东奔涌，最终流入那八百里洞庭。但见江面上渔舟点点，后面拖着一道道缓缓消逝的波纹，打破了江面的宁静，使得这氤氲里显示出一种单纯的、质朴的、天然的美。

两人站立山头，被眼前的一切深深吸引。他们是何许人也？

前立者约莫三十多岁，长方脸，蓄日本式小胡髭，着灰色军装，佩少校军衔，那标准的笔挺的军人身材略显得有些单瘦，但一身合体的军装，配上大沿军帽，斜皮带和腰间的那支小手枪，使他显露出一种英气勃勃、神武精干的风采。他那清癯文雅的脸，又让人想起黉门校舍里的书生；然而，两道剑锋一般高高扬起的黑眉和那双深沉果决的眼睛，却只有那种在长期的行武生涯中磨炼得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人才能具有。

他，就是即将出任沅江县代理县长的萧山令。

萧山令，字铁依，清光绪十八年（1892）闰六月生于湖南省益阳县大泉乡四方山村。他生长的那个年代，正是中国封建社会全面没落，列强在中国任意胡为的年代，也是中国的有志之士在屈辱中挣扎、反思和奋发自强的年代。十六岁时，他在益阳龙洲高等小学毕业，环顾四方，凄风苦雨，面对着中国割地赔款、丧师辱国的现状，他发出誓愿：“兵符在握，一扫群魔”，于是胸怀报国大志的他，考入湖南陆军小学，以后又升入保定军官学校研习军事。毕业后分发回湘，在蔡鉅猷部任排长。

1919年底，湘西镇守使周则范被其部下第四梯团长廖湘芸杀害，第二天夜里，萧山令带领几名机智勇敢的士兵，冒着生命危险将尸首抢出，送回益阳，归葬在会龙山上。这一举动体现出他勇敢果决、不畏艰险的军人素质，深得上司赏识，因而一路升迁。后转入贺耀组部，又得以重用，此时已经荣任团副。1926年，唐生智的国民革命军第八军进驻湖南。才德双馨的他，被代省长唐生智委派到距益阳几十里的沅江县代理县长之职。

随行者乃跟随萧山令多年的同乡挚友，他的现任副官程达江，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

眼看就要回到养育自己的家乡故土，程副官不无兴奋地说：“副团长，快到家了！”

“是啊，离家好些年了，还是家乡美啊！”萧山令颇有感慨地继续说道，“这些年在外闯荡，风风雨雨，在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真不容易，说不定哪天就埋骨他乡，能活着回来，就是福啊！”

“副团长，看你说的！你现在不仅是平安回来，而且是荣归故里。你现在是少校军衔，又是一县之长了，我这次和你一起回到家乡，脸上也有光啊！”程达江望了望天空，恰巧一群归林的小鸟飞过，便笑着说，“县太老爷，我们走吧？”

下了会龙山，向东面再行三十华里，就到了四方山村。四方山的四面青山环抱，流水潺潺，层峦叠嶂，古树参天。徐行在乡间小道上的萧山令情不自禁地回味起小时候的事情来：每逢过年过节，村里头总是热闹非凡，演地花鼓的，唱皮影子戏的，打三棒鼓的，唱益阳山歌的，哼唱洞庭渔歌的……当然，最难忘的还是母亲那双巧手，用山茶树棒捣鼓出来那一碗碗香喷喷的擂茶……是啊，四方山，生我养我的灵土福地，眼前这一草一木，怎么不让人感到亲切和爱恋？

绕过一道曲水，再拐个弯，便到了一座四进的青砖大瓦房前。啊，这棵树！房前的这棵古老樟树，还是那么翠绿繁茂。樟树伸展出的几枝大杈子，好似在张开有力的大臂膀，要来环抱这个偌大的庭院。那庭院正门的两旁，一副对联清晰可见，墨迹犹香：

秀才本微末功名，却喜叔伯兄弟父子公孙三代蝉联不绝；
寒家无丰盛筵席，幸叨宗族乡邻亲朋好友八方燕贺都来。

不错，四方山村的萧家湾，这萧氏门庭里，一门三世秀才，功名传代，书香悠长。萧山令就出生在这个传承着中国儒家传统，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的朴素的、普通的小康农民家庭。他的父亲萧毓湘是一个廪膳生，在家设馆授徒。萧山令从小就生活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所以蒙学、古文、诗词、书法都有所涉猎。这些因素成就了他后来被人们敬佩的儒将风范。

二人的到来，加上那两匹南方人少见的高头大马，惊动了庭院中的主人和左邻右舍，大家一齐嚷着笑着出来看新鲜。一群小孩在注视着，指画着，欢叫着：

“马，好大的马！”他们欲摸又怕，推的推，躲的躲，闹成一团。这时，人群中一位中年妇女嚷道：“哎哟，这不是满叔回来了吗？”——益阳人习惯照孩子的口气称小叔子叫“满叔”。

萧山令恭敬地叫了一声：“嫂子好！”

叔嫂的说话声惊动了正在授课的老父亲萧毓湘。他连忙走出书房，把老伴也叫了出来。

萧山令一抬头，赶紧走了过去，亲热地叫道：“爹，妈！”脱下军帽，深深地行了个鞠躬礼。

多年未见小儿子的母亲激动得声音发颤，眼含热泪：“啊，是铁依回来了，娘想你啊！”一边说，一边上下打量这久别的儿子。

见此情景，站在旁边的的父亲忙说：“回来了就好！”

母亲前后看了看，问道：“贵襄呢，没跟你一块回来？”

萧山令回答道：“我急着要去省里报到，等这边安顿好了再去接她。”

萧老爷爷说：“有话进屋里去说吧。”

他们进到屋里，妻子张蕙兰迎上前去，说：“回来啦？”萧山令笑着点了点头。两个儿子跟在妈妈身后，一副害羞的样子。张蕙兰说：“振军，恢廓，还不快叫爸爸！”两个儿子才腼腆地叫了一声“爸爸”。

萧山令爱抚地在儿子们的头上摸了摸，油然生出一种歉疚之感，说：“几年不见，都长高了！”

这时，屋外已经聚了不少乡邻，萧老爷爷招呼道：“大家都进来坐坐吧！”

于是乡邻们走进堂屋。

只见堂屋的正面靠墙安放着一张方桌，方桌两边各放着一张太师椅。堂屋两边各有两张长条座凳和茶几。众多乡邻的到来，使平时比较清静的萧家湾顿时热闹起来。兴奋不已的萧老太太忙招呼大家入座，并交代说：“蕙兰，今朝来了这么多的客人，平常他们都很忙，难得来的，快去打擂茶！”

“好哩！”蕙兰应声，进里屋去了。大嫂也跟了进去。

老太太转向萧山令，问道：“铁依，好久没有喝过擂茶了吧？”

萧山令孩子似的回答道：“是呀，讲起擂茶，我的喉咙就发痒了！”

程达江也调皮地掺和着：“伯母，我的口水都流出来了！”

逗得大家开怀大笑。

待大家尽情地笑过之后，萧山令站起来，毕恭毕敬地走到父母面前，问道：“爹，妈，您老人家好吗？”两位老人齐声回答：“好，都好！”

接着，萧山令又向乡邻们敬了个军礼，说：“各位叔叔、伯伯、兄弟、姐妹，你们好！”

“好，好！”大家说，“铁依满爷出门几年，硬是变了个样啊！”

大家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原来萧山令在家的时候文质彬彬，一个书生模样，有人甚至笑他像个大姑娘。他认为这与一个军人应有的形象太不相称，所以决心要改变一下。父辈讲过的一则故事启发了他。那是 1500 年前，北齐兰陵王高长恭勇武有力，但长得像个白面书生，自以为不能使敌人畏惧，便戴着画得凶猛的面具入阵打仗，敌人果然望风而逃，这就是后来戏曲里花脸角色的由来。萧山令想，自己虽不能戴面具，但样子习得威武一点总是可以的吧，于是随时注意，习得挺胸直背，走起路来，快步如飞；坐姿如佛，双手放在膝盖上，目不斜视；平日不苟言笑，表情严肃——一个典型的军人风度，令人刮目相看。

萧老太爷接着问道：“铁依，你来信说要去省里唐生智省长手下做事，事情忙得不得了，今天怎么有工夫回来？”

萧山令答道：“爹，唐省长调我到沅江去工作，明天就要到长沙去见唐省长，今天从沅陵过来，趁这个空子，顺便回来看看你们。”

这时，程达江有些得意地接过话头说：“大伯，您儿子马上就要到沅江县去代理县长了，古时候怎么说的……对，县太爷，是县太爷啊！”

众人一听，可高兴了，于是，你一言我一语地恭维起来。

一中年汉子说道：“好啊，你们萧家一门三代秀才，地道的书香门第，如今铁依又成了一县之长，我们整个四方山都跟着沾光啦！”

一老头也说：“县太爷，了不得呀！几十万老百姓都要听他的吩咐哩！”

又一个老头站起来，神气十足地说：“是呀是呀！县太爷审起案子来，惊堂木一拍，喊打二十打二十，喊打四十打四十，那是没得价钱讲的哪！”

堂屋里又是一阵笑声。

萧老太爷这时却是略有所思，只见他不无担心地说：“铁依，你有出息，为萧家争光，爹高兴，可沅江那地方是湖区，今年又闹了水灾，逃荒的都到了我们这一带，你这个县长不好当啊！”

老太太也忙说：“是啊，那湖区土匪多，凶蛮得很，杀人放火，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你不去行不？”

萧山令说：“爹，妈！军人必须服从命令，上司叫我去，我就得去。何况，现在哪个地方不是这样？到处兵荒马乱，百姓流离失所，民不聊生。不过，世上

还是好人多嘛，我会好好照顾自己的。你们就放心吧！”

正说话间，张蕙兰从里屋出来，手中拿了根长约五尺、粗约五分的木棒，还有一个上头大、下头小的擂钵，放好后，坐下来用那根长条木棒在擂钵中快速地转动，打起擂茶来。大嫂在帮着烧水，拿东拿西，一同行忙活起来。

擂茶是湘北一带民间喜欢的茶饮，把芝麻、茶叶、花生、炒米、生姜等放入擂钵中，用山中常见的山茶树干做成的擂槌，在擂钵中把那些芝麻花生之类搅磨成糊状，然后用滚开的水一冲，就成了擂茶。蕙兰飞快地擂着，不一会儿，擂茶就做好了。一阵阵香气扑鼻而来，沁人心脾。这香气里，除了能分辨出来的生姜、芝麻、花生等原始香味外，还掺和着某种说不出的香味。这种香味，就是地道的乡味！这香味和乡味飘洒在空中，就使得这堂屋里乡俗浓浓，亲情溢溢，人情绵绵……

萧山令喝着大嫂送上的擂茶，感觉到是那么甜美而又亲切。他正想要抒发一下心中的感慨，忽被一声“满叔”惊断。扭头一看，只见一位二十来岁身着军装的小伙子站立门边。

二 沅江官民盼望萧县长

萧山令一眼认出，这就是自己的堂侄萧述文。他走过去拍了拍小伙子的肩膀，说：“是述文啊，长大了，也穿上军装了，不错，有出息！”

但是，老太太的话里却流露出一种不乐意，说：“家里边已经有了一个在当兵打仗，够操心的了！可想不到又出了一个穿军装的！莫怪我说不吉利的话，古人有言：‘将军阵上死，猎狗山中亡’啊！”

萧述文连忙笑道：“叔奶奶，您别担心，我不当军人了，我呀，脱掉这身军服，改穿长袍马褂啰！”

老太太高兴地问道：“不当军人好！那你干什么呢？”

萧述文充满自信地说：“我去做生意，挣大钱，发大财，今后好孝敬您老人家这些长辈，光耀萧家门庭！”

老太太听了，很是高兴：“好好好，谢天谢地！”

萧述文就是这帮着打擂茶的大嫂的儿子。只见大嫂一边给客人添擂茶，一边笑嘻嘻地说：“他满叔，这孩子是这山望着那山高，他能做什么生意啰？还是请

你这个当县太爷的满叔把他带在身边谋个差事稳当，这样我也放心些。”

萧山令没有正面回答嫂子的要求，却问述文道：“述文，你当初一个劲要读军校，现在怎么又想要改行经商了？”

萧述文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满叔，您是个堂堂少校副团长，可是又能挣几个钱？更何况我这小兵呢？我有个同学，当兵不到一年就不干了，现在在南京做生意，混得是风生水起，一跃而成阔佬。我也想去他那儿闯闯，一来可以长长见识，二来可以学着经商，也赚它几个。满叔，你说我这样行不？”

萧山令想了想，就对嫂子说：“大嫂，人各有志，让他去吧！述文想到外面去闯闯世界是件好事。他有同学在南京，让他们一起去闯天下，会有出息的。你就放心吧！”说完，又转身对述文道：“述文，我们萧家，是世代相传的知书达礼人家。常言道‘十个商人九个奸’，我希望你不要做奸商，做生意一定要正当、要公平，不管做什么都不要做出对不起萧家的事，不能给萧家丢脸啊！”

大嫂接着说：“满叔说得对，述文，你听见没有？”

述文回答道：“听见了。”

萧山令见侄儿态度诚恳，便说：“我送你一副对联吧。这副对联我一直把它当作座右铭，我想，这对于你也是很适用的。”

萧述文一听，连忙问道：“对联是怎么写的？”

萧山令一字一句地说：

要一文非分钱，幽有鬼神，明有国法；
做半点昧心事，近报自己，远报子孙。

萧述文把对联重述一遍，有些激动地说：“好，写得真好！侄儿记下了。”

萧老太太高兴地说：“这就好，我就放心了！”

热闹过一阵子之后，客人陆续告辞而去。一家人吃过晚饭，聊聊家常也都各自散去休息了。这时，新月在天空升起来，一烁一烁地闪耀着，那月光犹如一块透明的面纱，轻轻地覆盖在田野、树林、水渠、房屋之上。大地上一些不知名的昆虫在凄凄地鸣叫着，好一派南国的田原夜景。

夜慢慢地沉静下来，萧山令来到妻子的卧房，孩子们早已入睡，张蕙兰便问起了他在湘西的情况。原来萧山令和张蕙兰结婚后生了两个儿子，后来到湘西一干就是十来年，戎马倥偬，交通不便，很难回家一趟。当时有个同事重病在身，得到萧山令的悉心照料，离世前将孤女姚贵襄拜托萧山令多加关照，时间长了，

同事们见姚贵襄孤苦伶仃，而萧山令家属又不在身边，双方都需要有人照顾，便撮合他们成了婚。姚贵襄和他生了个儿子，取名雨三。而张蕙兰是清太常寺博士诰授奉政大夫张麓仙之女，知书达理，为人和善，在家侍奉公婆，抚养孩子，任劳任怨；在了解了姚贵襄的情况后，对于丈夫与姚氏的婚姻她也抱着理解与宽容的态度，这使萧山令免去了后顾之忧，所以他对张蕙兰十分感激和敬重。萧山令告知姚氏和雨三的情况后，张蕙兰叫他尽快把他们母子接回来，免得在外面担惊受怕。萧山令满口答应。

夜深人静，萧宅书房里的灯光一直亮着，萧山令站立窗前，凝望着这一片久违的家乡夜景，禁不住心旌摇动，感慨万千。他的思绪从对过去的回忆又拉回到今天的现实，心想，这次承蒙老校友唐生智的赏识，把自己委派到沅江去代理县长，这是一种信任，也是自己磨炼的好机会，可不能辜负上司的期望，要做出些名堂来才对得起人啊！但一想到沅江这个地方，连年灾害，土匪横行，民生凋敝，又感到要做出名堂来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今天回家，父母、家人和近邻的交谈中充满期望，也不无担心，这就是必须面对的现实……晚风骤起，吹得窗前的竹叶沙沙作响，他油然想起了清代乾隆进士郑板桥的潍县署中画竹所题之诗，联想到自己也即将成为一个小小的县吏，又该怎样去听取和解决民间的疾苦呢？萧山令有个习惯，当感慨来时，往往不是找人倾诉，而是借笔墨来做抒发。只见他转身朝书桌走去，提笔蘸墨，写下了郑板桥这首诗：

衙斋卧听萧萧竹，
疑是民间疾苦声。
些小吾曹州县吏，
一枝一叶总关情。

他写的是笔钱南园字体，很是遒劲秀美。

书房的灯长久未熄，这是个难眠之夜。

沅江县位于湖南北部洞庭湖畔，属洞庭湖冲积平原，西南部丘陵起伏，东北部平坦开阔，沼泽沟渠遍布，芦苇丛生。民间有句话：“三分水域三分洲，三分垸田一分丘”，这是对沅江地理条件的恰当概括；还有一句：“背靠雪峰观渺浩，半成山色半成湖”，也颇为贴切。沅江原名药山县，于南朝梁时建置，隋朝改称乐安县，人们本来希望她是一方乐土，百姓能安居乐业。谁知千百年来，沧桑数度，人祸天灾，使这方乐土变成了让政府深为忧虑的头痛之地。

这一天，沅江县政府门口聚集着一群看热闹的人，人群中央跪着一位二十多岁的普通农妇。本属好看的一张脸，由于头上缠绕的一条白布和脸上哭肿的一双眼睛，就使她显得有些苍老和憔悴。她在做什么呢？只见她带着哭腔高声喊道：“冤枉啊！各位老爷、太太们，各位父老乡亲们，你们要为我申冤啊！”

这又是为什么呢？

于是就听到旁边有人议论，一个说：“她丈夫前几天在家好好的，晚上被人杀了。”另一个说：“这女人来了好几次了，县政府那些官老爷们，也没有一个出来管管。”还有人说：“作孽哟！”

那农妇一直在不停地喊冤叫屈……

县政府的门口在吵吵嚷嚷，而县政府办公室内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在三十多平方米的一个长方形屋子里，左右靠墙摆放着三张办公桌。第一张桌边坐着的那位四十岁左右的中年男子，就是沅江县政府办公室罗开泰主任，另两张桌边分别坐着总务科王新民科长和民政科朱来福科长。

只听王科长说道：“昨天来的那个女人今天又来了，在门口哭闹喊冤，围观的人越来越多，老这么搞下去也不是个办法，罗主任，你就出面管一管吧！”

罗主任拉着个长脸，在桌上堆放的一沓案卷上拍了拍，没好气地说道：“管一管？我管得了吗？前年发大水，溃垸一百一十五个，今年又是大水，溃垸一百二十六个。成千上万的灾民，嗷嗷待哺，社会混乱，一团乱麻，如今这沅江地面上不是今天有人被抢，就是明天有人被杀，我怎么管？我又拿什么去管？”

朱科长附和着说：“是呢！东大市场起火，烧掉店铺二十余家，天天喊着要救济；螺丝垸乡民来了代表，要求修复鲤鱼洲渡口；县里和乡里的那些教书先生们也来凑热闹，搞罢课，要求增加教育经费；渔民又要求免税……等等等等，麻烦多着呢！”

王科长接过话题说：“听说，新来的县长就要到职了，不知哪天能到，等县长大人到职，也许能拿出个办法来。”

罗主任却满腹牢骚地说道：“办法？谁来也是头痛事。麻布袋上面绣花——这沅江地方底子太差。县长要没有三头六臂，我看他也是两个字——头痛……哦，上头的文件已经到了五天，新县长想必在近天也该走马上任了。”说完他就起身，边走边说：“你们二位也别坐着了，一起去门外劝阻劝阻。菩萨保佑，千万不要撞上新来的县太爷。要是让他看到门口这出戏，那我们的脸上可就不好看啦！”说着三人就向外边走去。

县政府大门口，农妇还在哭着，喊着，围观的人群越来越多。这群情，就显

然地有些骚骚然，愤愤然，恨恨然……

只见这位罗主任领着一帮人，官样十足地从大门走出。人们见政府有人出来，喧闹声、喊叫声有所收敛。罗主任站立在门口台阶上，动动手指，就见两位公丁模样的男子走近喊冤的农妇，扶她站立起来。接着，就听罗主任说道：“各位乡亲，请大家静一静……这位嫂子，你听我说，你不要闹了！你的男人被杀之事，我们会尽快安排警察去了解案情，争取早日破案……乡亲们啦，大家都要体谅政府的难处，要知道，今年闹水灾，四处麻烦事蛮多，新任县长呢又还没有到位，讲句俗话，如今是蚂蚁子掉到擂钵里——尽是路啊！所以要请大家体谅体谅……不过请放心，新县长近两天也该来了，到时我们这些公职人员，一定会为民请命，一定把这些情况报告新县长，一定会尽快破案的！一定会抓获凶手，为这位嫂子申冤报仇的！”

罗主任这几句话，也还讲得像个话，尤其是四个“一定”就像在烧得正旺的火盆上浇了一瓢凉水，使群情之火的火势顿时下降了许多。

于是，在朱、王两位科长和众位公务人员的劝解下，乡民们渐渐散去，那个喊冤的农妇也在罗主任的安慰下，哭哭啼啼地不情不愿地拖着疲惫的身子走了。

罗主任望着众人离去，心里也就涌来些许得意，觉得自己还是有点口才，有点应急应变的能力；但马上又想到：有些事情能忽悠就忽悠，少给自己找麻烦就好，至于能不能破案，能不能抓到杀人凶手，那就是新任县长萧山令的事啦。盼望新县长快快来，这些事儿就可以快快撂给他。接着罗主任又把这新县长在心里头给掂量着：萧山令，行武出身，益阳四方山萧家湾人。这么一掂量，他的心里就有了些许的不平衡，就有点沮丧和不安。沮丧的是自己已经侍候过几任知事，如今自己却还是政府办主任一个，老是不见升迁；不安的是，担心这新任县长是个行武出身，丘八一个，肯定是霸蛮霸道，那就是难以侍候，就会扯皮咬筋，弄不好他还会动手打人呢。想到这里，不禁心里有些灰暗，情绪很是闷闷。

人群散去，县政府门前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西斜的太阳似乎也觉得这地方没什么热闹可看了，就慢慢地朝山那边沉下去。这西斜的日头，这时已经失去了正午时那种射人刺目的金色光芒，它愈往下沉，愈呈红色，那红色光芒染红了古老的小城，染红了城边的万子湖和城外那条滚滚奔流的沅水。

红色霞光洒在广阔无垠的田野上。远处，一只白色的湖鹰在田野上飘然而过，沿着乡村大道，向县城飞来。只见这湖鹰越飞越近，速度也越来越慢，这时，人们才看清楚，这湖鹰原来是一匹白马，马上骑着一位军人，正向县政府驰来。县

政府的门卫看到这一幅白马奔驰图，心想一定是久盼的新县长来了，于是急忙转身入内通报。

三 尚未到任就遇上杀人案

见喧闹的人群乖乖地离去，科长、主任们略感轻松地回到了办公室，各自在收拾零乱的办公桌，准备下班回家。身材微胖的朱科长调侃道：“王科长，今晚是不是又要去会会你那位小美人莲花姑娘啊？”

朱科长说的莲花姑娘是万子湖边杏花楼的头牌歌妓，不仅人长得漂亮，而且吹拉弹唱样样在行，尤其是那地道的花鼓小调，唱得字正腔圆，有板有眼。王科长自打认识这位莲花姑娘后，硬是下了不少功夫，花了不少白银，只可惜这位小美人卖笑、唱不卖身。一想到莲花姑娘那浑圆的臀部和胸前高高突起的乳房，这位县府的堂堂科长就有些心痒难耐。

三人正聊着，忽见门卫进来通报：“罗主任，有位骑马的军人到了街口，估计是新任县长到了。”

“骑马的军人？”三人一听，马上觉得，“是的，一定是萧县长到了！”于是急忙起身，理了理衣服，出门相迎。刚到政府大门口，只见一匹白马，上面稳坐着一位身材小巧的军人。此人身着整洁的灰色军装，脚穿一双黑色长筒皮靴，端庄清秀的脸上一对浅浅的酒窝，看上去俨然一副女人相貌。罗主任连忙上前，躬身说道：“萧县长，欢迎，欢迎！”众人齐声附和：“欢迎萧县长！”

“哈……”此人一不下马，二不回礼，却撒下一串银铃般的笑声，说，“你们看我像不像萧县长？”随即摘下军帽，披散一头乌亮的长发——好一位青春貌美的女军人！

众人惊讶之余，只见王科长抢前一步，招呼道：“邹小姐，是你？”

邹小姐翻身下马，带着玩笑的口吻说：“怎么，不认识姑奶奶了？”

王科长解释说：“邹小姐，是这样的：上面给我们派来一位军人出身的萧县长，听说近日到职，你这一身打扮，我们以为是萧县长到了……”

“萧县长？”邹小姐若有所思地说，“是不是叫萧山令？”

王科长：“正是，正是，你们认识？”

“不，听父亲说起过他。”邹小姐说，“听说此人文武双全，办事干练，口